

全美高级教师联盟
法国师范与教学研究会
共同评定推出

欧美中学生必读名著丛书

红字

[美] 霍桑 著



京华出版社

欧美中学生必读名著丛书

红字

[美] 霍桑 著 周绉 译

京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字/【美】霍桑 (Hawthorne, N.) 著; 周绛译.
—北京: 京华出版社, 2002

(欧美中学生必读名著丛书)

ISBN 7-80600-701-6

I. 红… II. ①霍… ②周… III. 长篇小说—美国—近代 IV. 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3003 号

红 字

著 者 ☐ 【美】霍桑

译 者 ☐ 周绛

责任编辑 ☐ 孙志文

封面设计 ☐ 耀午书装工作室

出 版 ☐ 京华出版社 (北京市安华西里 1 区 13 楼)

发 行 ☐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印 刷 ☐ 北京云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 850×1168mm 1/32

字 数 ☐ 160 千字

印 张 ☐ 8.25

印 数 ☐ 1-1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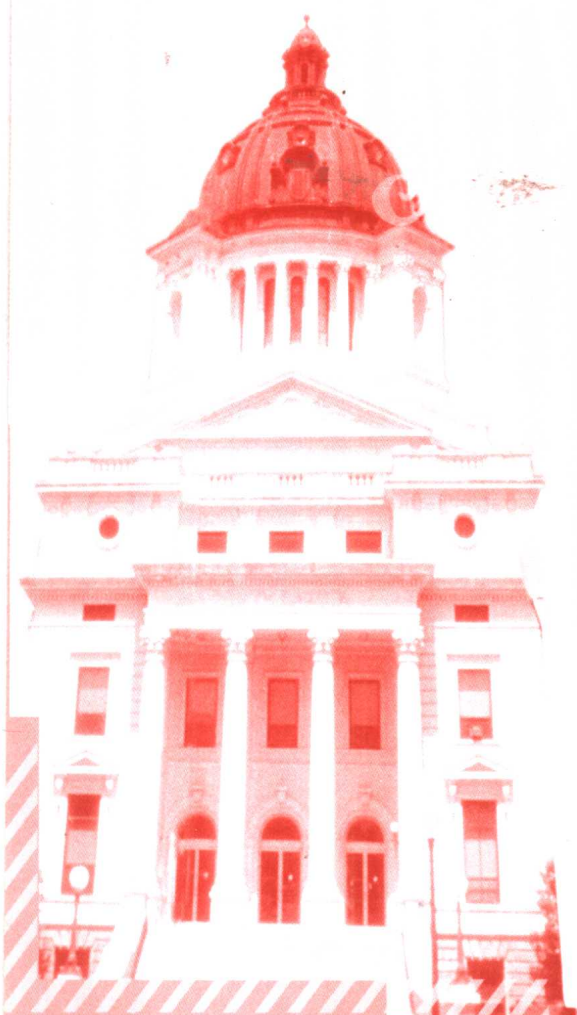
出版日期 ☐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7-80600-701-6/I·107

定 价 ☐ 188.00 元 (全 12 册)

本册定价 ☐ 10.80 元

郑重声明: 本书中文简体版禁止在中國大陸以外地区销售



总 序

尤瑟纳尔

(法兰西文学院院长)

跨越两大洲的人类典范精神产品(语言类)世纪总评选,在经过了十二年的争执和磨合之后,终于由法国和美国的两个教师组织确定了一个成熟的评估结果。相信这些作品业已成为孩子们的美育之程的良师益友。

当然,这个评估结果不能简言之谓行政艺术和学术评议的结果,就事实真相而言,教师联合会开列的这些书目与其说是评议,毋宁说是一种顺理成章的承认。我惟一应该感到惊异的是,本世纪初在勃朗第乡村葡萄园中令一个少女体会到语文的愉悦与甘美的几本小书,在今天这样一个网络阅读时代,同样具有芬芳的魅力。去年夏天我经过那个葡萄园,少女在午后读书的摇椅已经变成了郁郁葱葱的灌木丛,而那个少女如今已是白发苍苍、老态龙钟,她的孙女牵引着这个可笑的老太太,听这个老人唠叨着哈姆莱特,末了,天真无邪的孩子仰起光洁的脸问道:“哈姆莱特?就是那个倒楣的狮子辛巴吗?”唉,我能说什么呢?精神产品的形态日新月异,而喜悦的源泉竟是那样古朴!时空在飞速旋转,速朽的只是宏大的典仪、夸饰的宣言和昙花一现的威权,我们每个人的青春容颜也在流水的雕刻中变得残缺直至湮灭。相形之下,类似于普鲁斯特小甜饼焕发的记忆却是恒久常新,在我们心中占有无与

伦比的崇高位置。那些人类的经典语言和相关思维,日复一日地影响着我们,世界对自由与和谐的诉求,人类对美与愉悦共同的感知,我们面对挫折和悲伤时能够唤起的巨大勇气,一切力量的源泉,莫不来自于这些经典语言的深处。以至于我们今天面对这些书籍,仍难掩饰感激的冲动。

当年在勃朗第葡萄园里如痴如醉进行阅读的小女孩,有生以来第一次从文字里阅读到痛苦的信息,第一次尝受喜悦和悸动在内心混合缠绕后的悠远和……甜蜜。她曾摊开一幅幅粗糙的纸页,试图从纸面上的印刷墨迹中找寻到什么,一句话,她在探讨魔力究竟在哪里。长大以后她才知道,经典语言的魔力其实就蕴涵在业已发生和继续发生的历史中。

孩子们需要读什么样的书?除了《马太福音》和教科书之外,父母亲会经常在孩子面前提到某个作家的名字和相关书籍吗?在有着悠久学校传统的欧洲,孩子们的课外阅读还会像那个当年的小女孩那样完全由偶然性和个人气质决定吗?抑或说,在教育行业从事这一项经典语言作品的跨国性指导之前,存在合理的自发性的阅读规模吗?在中学生进入“在线”时代的今天,在全球文化正在发生着一场历史性融合的关键头,提出这样的疑虑是适宜的。

我爱我的孙女,她今年十四岁,迷恋恐龙和模拟主持人。在她的心目中,经典事物不是乔叟或艾吕雅,她在写作或言谈的时候会引用法老等古旧的名词,但是,她心中的“法老”概念跟我们心中那个奇伟的古埃及无关。她之所以爱法老是因为“小红梅”乐队在一段重唱中运用了“法老”这样一个音节。由此可见,遗忘在我们的生活中时时发生着,最可怕的遗忘就是记忆的断裂。

当英语国家的年轻一代已经远离了使自己母语朝气蓬勃充满文学潜力的那些不朽的文本——如莎士比亚戏剧、狄更斯的小说和马克·吐温的幽默演说,当法国的少女们只能从广

告里知道那个美艳的包利夫人的名字时,我要说:目前我们正在做的跨国性的工作绝非固执和专横之举。

这是一项巩固经典记忆、引导青少年一代走向光明之路的有益工作。事实上在此之前,这项工作已经正式或非正式地正在展开着。

我的朋友、捷克总统哈维尔先生从构建欧洲大厦的层面高度评价教师组织的阅读倡导,在他的国家,有关书目的阅读推广已经成为一场行政动员。这一消息令我们感到振奋。但是我愿意补充的是,中学生对人类典籍的系统性阅读,已经超出了欧洲和北美大陆的意义,最新的消息是印度和中国这两个有着辉煌文化的国家也表示乐于接受本丛书的推行。

我尤其要感谢蒙马利特中学校长尚居斯先生和俄亥俄州立大学文学学院的摩根斯坦教授,以及欧洲最杰出的出版商、法国中学生暑假阅读计划的赞助人特琳泽女士,他们为了这项平凡而高尚的工作穿梭于两大洲之间,终于促成了两个权威性教师组织成功有效的合作。我还要提到法兰西文学院在这套丛书的编选中所做的杰出的工作。

(译自本丛书捷克版序言)

《红字》导读	/1
海关——本书的引子	/5
第一章——监狱之门	/43
第二章——集市	/47
第三章——旧识	/57
第四章——相会	/67
第五章——海塞塔的女红	/75
第六章——珠儿	/87
第七章——总督的大厅	/99
第八章——小精灵和老牧师	/109
第九章——医生	/121
第十章——医生和病人	/133
第十一章——内心	/145
第十二章——在黑夜中漫步的神父	/155

目录

- 第十三章 ——另一个不为人知的海塞塔 /169
- 第十四章 ——海塞塔与大夫 /179
- 第十五章 ——母女俩 /187
- 第十六章 ——徜徉在林间小路 /193
- 第十七章 ——主教和他的子民 /199
- 第十八章 ——新的希望 /207
- 第十九章 ——河边的孩子 /213
- 第二十章 ——迷失了的神父 /219
- 第二十一章 ——英格兰的公共假日 /227
- 第二十二章 ——开始游行 /235
- 第二十三章 ——终于出现的红字 /243
- 第二十四章 ——故事的结尾 /251

《红字》导读

【美】多萝茜·米苏尔

(亚利桑那大学英文系)

从来没有哪一部作品能像美国的《红字》一样,让人争论不息;从来没有哪一个作者能像纳撒尼尔·霍桑一样充满矛盾令人费解!

霍桑的取材再普通不过:失足的女人、犯罪的牧师和报复的丈夫。任何一个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稍有注意的人,都会发现早在薄伽丘的《十日谈》时代,这样的作品就已比比皆是。但为什么只有霍桑能创造出如此声势浩大的争论热潮:褒扬、贬斥、沉思、矛盾?为什么文学界人甚至其他界层的人一代代地都为霍桑而自豪?

没有《红字》就没有霍桑,没有霍桑同样也不会有《红字》!

这部被誉为美国象征主义文学开山鼻祖的文章,不仅仅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庄严而悲惨的爱情故事,而且一个鲜红的“A”字凝聚了作者许多对理想与现实磨擦的深刻思考,凝聚了他对善与恶、犯罪与惩罚的理解。

在现实与理想的冲突中,霍桑是矛盾的。有人说,在写作《红字》这部作品时,霍桑本人的主观动机和这部作品所带来的真实效应并不一致,甚至是相反的。对这一点,可以毫不犹豫地,我非常赞同。

海塞塔·白兰的光芒笼罩着整部小说,但对她的理解却众口难一。在与她的情夫狄梅斯洛尔牧师商量私奔时,她曾把胸前的“A”字摘下来扔进小溪,以这种方式表达她对当时清教徒法规的蔑视和反抗,但是在牧师死后,这个女人却至死都戴着“A”字,并在墓碑上也刻下这个字样,这是为什么呢?是对她往日情感的怀念?是对造成她这一悲剧的清教徒法规的绝决?那我们怎么解释她在最后的岁月里所做的那些行善、无怨无悔地忍受等等带有明显宗教赎罪形式的行为?很显然,这二者本身就是矛盾的。“A”在英文里可能有多种解释:adultery(通奸)、admirable(可受人尊敬的)、angel(天使)、amorous(爱情)。作者没有告诉我们这个词的含义到底为哪个,因此我们只能在矛盾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关于这个女人,我很想多说一点。在阅读它的时候,我的脑海里老是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在哪里见过她呢?我打开记忆的长河,另一个女人的名字很快就流了出来——安娜·卡列尼娜!是的,这两个女人是多么相似啊:同样生活得不愉快,同样爱上了不该爱的人,同样有一个并不好的结局;在她们的性格中同样有坚强、勇敢、大胆、美丽、高贵等等特性。读完我手中的这部小说,掩卷沉思,我的心中好像澎湃着一种悲悯的感情,又好像凝聚着一股愤怒的力量——我的胸膛简直要在这难言的感情中爆破了!而这是在我读到那另一部很有名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时所没有的!

如果说安娜是一朵花园里娇艳盛开的牡丹花,那海塞塔就是一枝独秀、生长于寒山孤院的红梅;如果说安娜是背叛了一个政府、一种制度,那海塞塔就是背叛了一种信仰、一个社会;如果说安娜留给我们的是一出爱情的悲剧,那海塞塔所唱出的就是一曲人性的悲歌。一个是壮烈的死——如果那也可以称得上是壮烈的话;一个是“苟且”的生。然而,安娜的死留给我们的除了当时那一声压抑的叹息外,还能有什么长久的记忆吗?因为她的死不过是一个女人因为爱情失败而寻求的解脱,是一个个体对社会的绝望和个体的灭亡,对整个大众来说它并没有多少意义——难道我们当中那些不幸的人们都要

去学习她吗？海塞塔则不然。要说她的生命在失去了情人之后，好像也没有了多少快乐可言，但她却坚强地活下来了，并且耻辱地卑下地生活着，这样的目的是什么？是对爱情的怀念？是为了心灵的赎罪？还是以一种苟活向世人提出她对这个世界的不合理的、无言的、似泣似诉的控诉？尤其是她在墓碑上的留言“漆黑的土地，鲜红的 A 字”，这是她最彻底的赎罪形式，还是最决绝的反抗和控诉？我们不得而知，但我更倾向于后者——如此看来，一个宁为玉碎，刚强冷绝，另一个却愿以终生的“苦难”和“耻辱”来时时提醒那些还活在这个世人的，这不是一种更伟大的人性美，更具魅力的性格吗？一个抛弃了不该抛弃的人，一个不单抛弃了不该抛弃的人，还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这不是一种更彻底的背叛和反抗吗？

以死来寻求自我的解脱，从这个意义上说，安娜倒更相似于海塞塔的那位情人狄梅斯蒂尔，只不过一个是抱着生命的绝望而死，另一个人却是抱了重生的希望而死。当然后面的那位，并不能完全如此概括，作者对这样一个人物也有着矛盾的认可或不认可。作者写了这样一个爱情的悲剧故事，又选了这样一个有着牧师身份的人来做他情感悲剧中的主角，而不是其他人，这本身就说明了作者对清教徒法规压抑人性、残害生命的罪恶充满了谴责和控诉；但他最后却不但让这个人在忏悔与赎罪、信仰与感情、犯罪与惩罚的冲突中不断受到心灵的折磨，还以选择用死来寻求上帝的宽恕、心灵的解脱作为他的结局，这说明作者本身又是倾向于宗教法规的，他让狄梅斯蒂尔受到惩罚，反映了他的虔诚的宗教信仰。但通过小说的描述，我们知道，就在同一个绞刑架下，海塞塔曾紧闭双嘴站在台上，而狄梅斯蒂尔却是在那里进行了最后的坦白——不是为解脱她的罪责，而是为了解脱自己心灵的重负。

这一点可以看出，作者对梅斯特的反抗精神是持褒扬的态度，对狄梅斯蒂尔的宗教懦弱却是极尽贬斥。

对另一个人物、梅斯特的丈夫基灵欧斯的描述，也反映了作者深深的矛盾。可以说，基灵欧斯是彻头彻尾的邪恶的象征，身体残缺，心智狡诈。但作者却不但把他放在一个受害人

的地位,还让他在对待仇人和背叛自己的人时,表现出了同情和仁慈的一面。他在牢房之中对自己的过失作了忏悔,在自悔当中他把这桩罪的主责从不贞的妻子身上转移到犯罪的神职人员头上;他报复的重点原可以是弱小的孩子,但恰恰相反,他却把最后海塞塔和珍珠儿命运的转机依然留给了狄梅斯蒂尔和前任总督。这种邪恶与那些真正十恶不赦的坏人比起来,不是又多了几分理解和温情吗?这在一般的作品来说,是绝少出现的。

从这个角度看,与其说作者对基灵欧斯充满了痛恨和不耻,倒不如说作者只是对他的报复方式不赞同而已。因为在一般的宗教教义看来,嫉妒是一种罪过,报复、尤其是至人死地的报复更是一种罪恶。所以,作者从一个受了污辱的角色出发,让他的报复取得了成功,但却又从一个宗教徒的角度出发,让他在郁郁中终也得以死亡的报应。

小说中还有很多东西迷漫着一种看不清的浓雾。霍桑把这个故事放在了宗教说教的范畴下来进行,但却对一切宗教得以繁衍和逞威的土壤,即殖民政策也给予了猛烈的抨击。这鲜明地表现了作者自己的保守意识和当时的现实之间冲突的结果。

如此说来,作者也可能认为“红字”的诞生并不是单纯由个人或神职人员的罪恶造成,严重的罪恶根源不可避免地最将落在刑罚的制造者和执行者头上。

这正是一个文人的伟大客观现实主义性——而不是纯粹的主观性。

不管《红字》怎样在矛盾中激进,也不管作者的主观创作动机是什么,就让我们一起阅读这部世界名篇,各人寻找自己喜欢的东西吧。但愿生活中不会再多几个像以上人物那样的人。

海关——本书的引子

这样的事体的确有些古怪，我是指我竟然两次出现了想把自己的往事告诉给大家的冲动。对于围在炉火旁边与熟识的人一起分享自己的生平经历并不是我所喜欢的做法，但很明显，我违背了这种意愿。大概在三四年前，我第一次把自己曾在那座“古屋”里的特殊生活——孤僻而幽静的生活——写在一本书里告诉给了读者。现在想来，这样做真是没有道理。尽管有些读者可以宽怀谅解我的这种不自量力，但实际上我确实并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去写下那些东西。到第二次，我犯了同样的毛病，仅仅因为偶然间抓住了一两个不幸的听众，就把我在海关那个地方的三年来的经历给他们大讲特讲了一番。也许人们对于类似《教区司铎》这样的涉嫌自我吹捧的自传不屑一顾，但实际上，很多作者的写作初衷并不是这样的。他们在向这个世界展示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并不是为了那些不喜欢看他的文字的读者，或者是对文字根本就不感兴趣的人，而是为了那一小群和他的心灵能够产生共鸣的人，这些人透过这样一本或几本小书，完全可以达到比作者本人的朋友或亲人更了解作者的地步，这样，作者就在生活中找到了自己的真正知音。当然，有些作者也难免会在这条路上走过远，陷进一种完全讲述自我隐私的境况——这样的东西本来只适用于在三两个知心的人中间悄悄流传，现在却成了市面上人人皆知的消息，好像不通过这种途径就不能更有效地

挽回他曾经丢失掉的一些好东西一样。人所周知,我们很难在完整与完美之间获得真正的平衡。要么是一无遗漏地把所有事情都说出来,包括那些粗俗的东西,要么是讲求公正与得体,这就很可能会删去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反正,二者不可能兼而得之。这样看来,一个人如果真的想和另一个人进行真诚而且坦率的交谈的话,就必须是在建立了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之后。但对于作者来说,有什么方法能弥补这一不足呢——他不可能先去和所有的读者打交道?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在他写书的时候,就已经把那些可能会读他书的人想成了他的知己——至少是可以交流或者善解人意的人,这样他说出来的话才不会枯燥无味或者遮遮掩掩,当然这就必然导致了另一结果的出现:过于推心置腹地暴露了自己的隐私——从上述原因看来,这还是可以原谅的。不过,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就是我认为,即使我们作者已经和读者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和谐融洽的关系,在讲述我们的事情时,身为作者的这个人还是要把那个现实生活中真实的自我隐藏起来,至少应该带上一层面纱,这样,才会既不伤害读者的权利,也无妨作者本人的权利。

你们会看到,在这篇名为《海关》的文章里还有另一个特点,就是按照一般文学创作或文学阅读的惯例——这种惯例常被认为是正当的而且必需的——这篇文章里还列举了很多其他的事实,用来解说作者是怎样掌握到这一大段正文里谈到的故事的,并且还有各种证据可以用来证明它的真实可靠性。实际上,这正是我想和广大读者保持一种个人关系的原因,就是要把自己置于一个故事的编辑者的地位,尤其是一个最长的故事的编辑。实现这个目的之后,也许我们就可以为这个故事添枝加叶,详细解说一下我以前没谈到过的那种类型的生活了,以及在那个生活里存在过的人们,包括我自己。

让我们将时光倒流半个世纪,那时老船王德比正是名震一方之时,而我的家乡塞勒穆还是一个熙熙攘攘的热闹码头,如今,这里早已不见当年繁华的场面,留下的只是那些充满霉味的破破烂烂的木质的库房了。偶尔,也有一两艘双桅的或

是三桅的帆船会停在那狭长的码头中间,只是为了路过时卸下一些裘毛皮革;或者是一艘由新西科舍驶来的纵帆船停在近一点的地方,正在往外抛出船舱里的柴火。潮水的频繁侵袭使得这个码头变得异常残破,码头边的那排建筑物后面横七竖八的荒草杂树似乎正在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衰败的故事。

往上看,就在这个残破的码头的最顶端,有一座高高的大楼还算显眼,它那砖砌的正面窗口正好对着码头上的全部景象,向外眺望,可以看到码头衰败的气息,还可以将整个港口尽收眼底。大楼顶部最高点,悬挂着共和国的国旗,每天早上三个半小时的时间里,它会随着徐徐而过的微风轻轻飘扬,或在没有风的日子无力地低垂着;不过,从它笔直地伸下来的十三条竖条上——不是平行或交叉的——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美国的民事部门而不是山姆大叔的军事机构。

大楼的前脸是一个门廊,由六根木头柱子组成,顶端还支撑着一个阳台。门廊底下是一排平展阔大的大理石台阶,直通街道的正中心。来到大楼的正门,可以看见那上面悬挂着的一只美洲鹰的雕像,这巨鹰两只翅膀大开着,前胸高护一面坚硬的盾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它的两只爪子还分别紧握着一把矢箭和一把倒钩箭,就像它的同类一样,具有一种恶狠狠的秉性,好像是想依仗它那尖利的嘴和残暴的目光,以及那飞扑欲下的姿势,向所有靠近它的无辜的人们警告:不要企图伤害我,否则就是自取灭亡。尤其是对塞勒穆镇的全体居民来说,它包含的含义还有:行事要小心谨慎,不可侵犯了我所保卫下的这座大楼的意思。可事实上,虽然这只凶恶残暴的大鹰确实具有慑人的威力,但它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就是说并没有阻挡住人们来这里寻求它的庇护的脚步。也许,这些人是把这只鹰的坚硬的胸脯想像成了鹅毛绒的枕头,以为在那里可以寻得温暖和舒适。但实际上,就是在它心情最好的时候,这只鹰也不会表现出多少的柔情蜜意。对于它来说,甚至把刚刚孵出来的小鹰抛弃掉也比对它们付出责任的或者人道的温情更有意思。或者干脆对他们又抓又啄,用爪中的倒

钩箭教训他们，最终让他们遍体鳞伤，痛彻心扉，这也符合它的天性和习惯。

就在我们所说的这座大楼——或者可以将它称之为这个港口的海关——的周围，还可以看到一些长得很茂盛的野草，它们早早地从那裂开的地缝中钻出头来，为的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地方已经很久没有人来人往过，往昔的车水马龙景象已经成了永久的回忆。不过，要说到完全死亡，这个地方倒还不至于，主要原因是每年都有那么几个月的早晨，在这里还会举办一些必要的活动，这就为它带来了些许生机，使它欲死而不能，欲生又无力。每当到这样的时刻来临的时候，一些上了年岁的人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一些以前这里繁盛的事，那是与英国交战的时候，作为重要的港口，塞勒穆经常是商贾云集，人声喧嚷，虽然它现在已经是衰败如废墟，经不起商贩船主的淡忘和轻视，并且还无力再挽留住那些一窝蜂地跑到纽约、波士顿等地的公司人员，在那里做出不必要的贡献，但确实确实它也曾有过自己的辉煌。在那样繁忙的早晨，通常会在岸边同时停靠着三至五艘船——来自不同的地方，或将要驶向非洲或南美洲。那时，大楼门前的大理石台阶上会频频响起匆匆忙忙的脚步声，你刚刚才在港口上和他打过招呼的船长，这时正在和他的妻子告别。一张被海风吹得满面透红的脸上泛着不舍，更多的却是对未来财富的雄心壮志。他的腋下夹着一个古老的毫不起眼的铁皮盒子，里面装着有关他所开的这艘航船的所有文件资料。在此，你还可以看到那些真正拥有船队或船只的老板们，他们或喜形于色、或文质彬彬、或怒不可遏，全凭当时出海的或回归的船只所进行的贸易结果而决定。有时运出的货物会立刻成为闪闪发光的金子，有时，也可能在积压商品那一舱里发现它们，这时你就会看到他们的老板是如何扬起满是皱纹、长着灰白胡须的脸对他们的雇员船长，以及那些小伙子们大声斥骂了——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们，此时本来应该是呆在家中的水槽边玩着航船模型，或者是做着上天入地的美梦的，但好像是为了要让小狼及早体会到血腥的美味，他们的父母早早就把他们送到了那些满脸愁苦